

40位诗人的力作：但我仍然不相信你们的乳沟和鸡巴 | 不删读诗40辑 || 不删诗

原创 不删君 不删诗 2025年01月08日 22:12 北京

亲爱的读者，不删读诗40辑为你带来**40位诗人**（包含**9位女诗人**）的力作，以下为本辑作品目录：

- 花帽街某店员像 笨水
- 校园恋情 李小千
- 初夏 孔清
- 种植 衣米一
- 不是无爱可做 严小妖
- 洛基 海氏
- 腊八 许昌
- 你在手机屏上点了我 小于不听
- 丰饶之海 于恺
- 我今年20多岁还是处男 李九如
- 一个人在车上 纳兰寻欢
- 少年和两个红苹果 李敢
- 教堂 周鸣
- 发麻 王哲
- 穿过 无可
- 初冬雨天的一次抒情 朱剑
- 那些逝去的青春 梅花驿
- 我们回家吧 四马
- 鱼群 襄晨
- 写给我未知的情人 束晓静
- 松塔 禾秀
- 萝卜或白菜 达达
- ZZ 起子
- 五岁的这一天 东森林
- 把鸡给杀活了 张侗
- 树与人 一丁
- 屁股和脸 沈浩波
- 帝国大厦 洪君植
- 消失术 丹飞
- 我们在丛林中愈合 小村
- 客气 轩辕轼轲
- 蜜蜂之诗 徐辉
- 弃巢 陈先发
- 好我 常遇春

钟声 牧野
安德烈和一瓶护肤膏 金重
有限性 宋琳
痛风博物馆 康良
薄荷星座号 黎洵
爱人路过时灯也都亮了 严彬

部分作品选自**英特迈往、口红文学、笨水养鲸鱼、严彬1981、凤凰网读书、海氏发言、尹雪敏、新九叶、三亚日记、诗歌日记、蒙古海岸、朱剑的诗酒馆**等公众号，特此感谢。（及部分佳作选自今年1月推送的“不删好诗23辑）



公众号·不删诗

不删读诗之
40位诗人的佳作

花帽街某店员像

笨水

店员站在柜台内
面无表情
如身后深绿色墙壁
不说话
不招揽顾客
像餐具一样安静
盘子的脑袋
杯子的身体
汤勺的双臂
自然垂着
闪着洁净的光
我从未如此描述一个人
后来读到《毕加索的青葱岁月》
拉科鲁尼亚的菜农吆喝他的蔬菜
“我这儿有熟透的西红柿……
还有可以和圣母玛利亚的眼睛相媲美的绿黄瓜”
觉得特别美妙

2020.1.22

校园恋情

李小干

妈妈，
和他恋爱有种校园恋情的感觉
我想跟我妈这么说
这是真的
尽管他已年过六旬
尽管我还需要打扫屋子和
买家居用品
但是那种自在的
心悅的感觉
和当年校园恋爱

差不多
路上
景物速度后退
他穿一条
蓝色牛仔

2024.7.19

初夏

孔清

他们在花丛前留影。
像以往的任何一张照片，男人严肃。
这些年，没人看到他把背在身后的手放下来过
更别说是搭在女人的肩膀上。
他这一生都在想办法治服自己的女人
因为没人帮他达成这个心愿而时常气恼。
八十岁了，已经是个真正的老头儿
还会因为这件事，在电话中对着我大吼大叫。
女人也已经七十七岁，站在他身边笑着。
两颗牙齿的缺口似乎给她的笑容安装上了声音
爽朗。像当年，她刚当上民兵连长时
一甩辫子就端起了机.枪。
现在，她的手垂放在身体两侧，腿有些O型弯曲
幸好，一顶草帽和一只口罩的重量并不需要她端着。
两个人的头发被初夏的风掀了起来，花白，生动。
穿的衣服看起来都有些厚重，但我也不想去提醒他们
除了自己，好像，他们从未听从过任何人。
他们就是我的父母。嗯。一起在看杜鹃花。

种植

衣米一

把植物种死远易于把植物种活
把土地变贫瘠
远易于把土地变肥沃
我撒下过一些种子
没有一样能如愿长成一株茂盛的植物
我种下木瓜树和芒果树
没有结出木瓜也没有结出芒果
施肥的分寸感，喷药的分寸感
阳光和雨水的分寸感
是这个蓝色星球若干密码中的一个
精确，客观，玄妙
我听到罗盘咔咔转动的声音
从“1”至“9”，这几个阿拉伯数字
在万物之中
被反复拆分又被反复组合

2024.5.16

不是无爱可做

严小妖

生殖器们是现成的
就算不够现成
脱下一些裤子就有了
可她还是不愿
她想种下一棵户外的树
等满树繁花
等晚风吹拂花瓣
等温泉池里两人
全身潮红
这回你可明白

洛基

海氏

我并没有沉浸到这部美剧
中
过几天偶尔看一集
时间的游戏可以无限编剧
哪怕神在时间里
也是玩偶一样的存在
何况我们这些只懂得线性代数的
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中纠结
究竟哪一种结果是注定的
还是人为导致
为此我们对自己做出的选择
多数是在自我催眠

2024.1.29

腊八

许昌

做核.酸.时
搭建的棚子
用来
施舍粥
多好

2025.1.7

你在手机屏上点了我

小于不听

千里之外的手
不论是左手
还是右手
点了我
要外卖、网购还是
要滴滴
都会及时回复
即便网速慢
仍收到延迟信息
谈天说地，抢红包
你点了我
点不到我的身影
而是点在手机屏上
很平滑
不是唐伯虎点秋香
看不到人
摸不到手

2025.1.7

丰饶之海

于恺

有时候
我在脑海里
想想人类
一个个
那么地认真
各种表情
各种动作啊

干着人间那么多事
（有时阴间的事
也被他们干了）
你们太棒了
请继续
干好
人间的事
至于阴间的事
等你们死了
好好干

2025.1.7



我今年20多岁还是处男

李九如

我今年20多岁还是处男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上课上网上厕所

我每天的生活还有打饭打游戏打飞机

我经常因为起床太晚而错过了拉屎的好机会

而据我一位精通养生之道的同学说拉屎是每天必修的功课

它的重要性甚至比学分4分的英语还要大

我这位仔细生活着的同学

每天拉屎一回

每天吃饭三回

每天打球一回

每天上网一回

每星期手淫一次

每星期看黄.片n部

而我则没有这种规律性

我从不打球

很少泡妞想吃饭就吃饭

想拉屎——

有时候也不拉

我喜爱手淫渴望性交

我的理想是在文化东路上叫上一嗓子

让他们精神为之一震

然后教训一个牵狗的女人

我曾经相信过很多东西

我曾经相信包皮长点也没什么关系

我曾经相信女人无需性交就会自动生出孩子

就像我相信苹果树也无需性交一样

我曾经相信文学是伟大的

我曾经相信屁眼是肮脏的

我曾经相信大学是神圣的

我曾经相信老师是博学的

我在别人开始写诗的时候

每天耽于学习和性幻想

我在别人嘲笑诗歌只相信性交的时候

开始写诗并且没有性交

我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

他说你们20岁前不谈恋爱你们的人生就不完整

我并不相信这种鬼话然而我还是在20岁前谈了一次恋爱

当然只是恋爱没有性交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始写诗然而依然相信文学

当我相信文学只不过是.妈的一坨屎的时候

我开始创作下流的诗歌

我浑身哆嗦着创作猥亵的自由诗

当然足球赛还在继续

NBA也如火如荼
女明星的乳沟施瓦辛格的鸡.巴
超女的性交史
还有周杰伦的初恋
日本A.片继续上演
那些猥琐的日本男人一次可以.干一个小时
我是谁我看完A.片就去卫生间手淫
我将在卫生间里唱一首手淫之歌
但是三楼球迷可恶的欢呼盖住了我的歌声
我的卫生间里没有听众但我仍然
不相信你们的乳沟和鸡.巴
我同样不相信卫道士的眼镜
我不相信学者熨贴的头发
不相信汉武大帝的辜丸
我不相信神话也不相信童话
你们为什么不赞成A.片它是真诚的
你们为什么只赞成大腿根部却不赞成阴.户
你们为什么赞成麦当劳为什么赞成肯德基
你们为什么赞成变形金刚不赞成变形记
你们为什么赞成小甜甜布兰妮
你们为什么不赞成我——一个猥亵的自由诗人

一个人在车上

纳兰寻欢

天很热
你全身冒汗
高德地图持续为你导航
微信群里有消息
你自如地浏览
接了个莫名其妙的“求助”电话
你很巧妙地推了
想起明友提醒：四十不惑，有些事儿当看得清
是的，放眼天地，惯看风月，当得空阔
奇怪得很，一天没吃东西了，你竟没有饥饿感

你只是偶尔喝口水，偶尔腾出手来，停在空中
现在是夜间了，你彻底关了窗，把自己和外界隔绝起来，让自己越缩越小
让自己，由于跳脱而失重
你已经开了九个小时了
你要去哪里？

少年和两个红苹果

李敢

十八岁时，我还是一个羞涩的少年
只有个子还没有长心
秋天，我去国家存储粮食的一个单位里上班

多好啊，每个月我有近50元的工资
这是213国道线上的一个小镇，你们就住在镇子里
我，和你们住在同一个小镇

你们在镇中心住着，我在镇尾住着
走出粮站的大门，就是大片的农田，和一处处农村的院子
我一个人，常常散步在稻浪滚滚的田野

某日，你们结伴来到仓库里，白衬衣和方格裙
一个端着一盆清水
一个擦拭桌子上的尘灰

十八岁，我还穿着一条白色的田径短裤，坐在床沿上
天说黑就黑下去了
两个红苹果一样大小，放在书桌的玻板上

教堂

周鸣

每一个橘子
都是一座
微型教.堂
里面坐满了
甜蜜的信.徒

发麻

王哲

看到这个穿红底方格夹克的女人
我就想偷东西
我偷过彩色的李子
黄瓜
黄苹果
和半斤烟叶
白色的削皮刀
哲学概论
火柴盒
白色十.字
她总是和这些东西一起出现

2023.12.21

穿过

无可

从球门后面经过足球场，这是个训练基地
我看到，球门网子破开了四五个大洞

那是射来的球，撞击最猛烈的地方

球射过来射过来射过来，射过来
它破了一个洞破了一个洞，破了一个洞
又破了一个洞

我的心，也是这样的吧
我卑微的人生也是这样的吧

球射过来射过来射过来，射过来
它破了一个洞破了一个洞，破了一个洞
又破了一个洞

后来球穿过这张破网，砸向新的球门
生活的种种威胁压迫穿过我
暂时去找了别的人

初冬雨天的一次抒情

朱剑

在公交车
雾气弥漫的
车窗上
用手指
画一条线

一小块玻璃
感觉不见了
世界明亮
空气新鲜

亲爱的读者
你读我诗
类似于此
最多如此



梅花驿

骑一辆自行车
在大街上漫游
自行车车把上
少一个胶握把套
手握冰凉车把
拐入泥泞小路
一转眼到了郊外
废弃的厂区
崛起几幢高楼
厂区旁边保留了
一排旧平房
住在这里的人
都是老职工
她们三三两两
在门前择菜
洗衣或唠嗑
我按着车铃
从她们身旁
一闪而过
如果时间倒流
我会看见
她们的青春

我们回家吧

四马

我们回家吧
我们是谁和谁
我晓得我们的我
是我自己
我们的们
是谁

在哪里呢
我们回家吧
我们的们
没找到
家在哪里
也不知道

2024.11.28

鱼群

襄晨

凌晨三点
我驾车
在高速公路上
天下大雨
车轮在水中旋转
透过挡风玻璃
我发现
如此多的水
正向我涌来
我正驾驶一艘船
驶入黑暗的海面
远处闪烁的灯光
是一群发光的鱼
朝我游来

写给我未知的情人

束晓静

我爱你的唯一的方式
是和你成为同一个人
一个身体里的两个灵魂
一个灵魂的双胞身
关于那些最浪漫的事
我想也许是
你替我去猎捕一个女人
为我完成 我想成为男人的那一部分
或者
我替你去征服一个男人
为你完成 女人的那一部分
这样我们就一起 活过了两生
也许还不够
需要三生
需要我们互为父女 母子 姐妹 兄弟
这世上所有我能想到的
一切的爱

松塔

禾秀

它身上还残留着波涛盘旋过的痕迹
它也许觉得自己是一条鱼

它灰色的松鳞一片片外翻
它好像也在努力变成一朵浪花

所以，当我弯腰从地上捡起
它一副愣愣的样子
仿佛还没能从昨夜的梦中醒来

萝卜或白菜

达达

去菜地拔萝卜
比在菜市场买萝卜更有喜感
一根萝卜被连根带泥从土地中拔起
我们与土地交换的不是货币

去菜地割白菜
比在菜市场挑白菜更有快感
身心放松自由，看中哪棵茂盛的白菜
手里崩了口子的破菜刀就挥向哪里

萝卜或白菜被我们轻易获得
但事实上拔萝卜或割白菜
这些活儿都是由我母亲完成
我只是像跟屁虫一样随在她身后
体验过那些原始粗放的快乐

多少年过去
我几乎已忘记了儿时的那些欢快时光
如今大都是从菜市场买回这些
寻常至极的萝卜或白菜
我拿出些散钱，或用手机扫一扫
重复一遍又一遍的日常生活

有时我独自坐在厨房小板凳上
清理萝卜与白菜
削皮，去根，剥去外围的烂菜叶子
内心沉静虚空得像个无心人一样
仿佛萝卜或白菜替下了我在生活
仿佛我活着并没有别的目的
只是为了侍弄这些手头的萝卜或白菜

2023.1.11

起子

在一个
讨论激烈的帖子中
大家都默契地
用“ZZ”代替“政治”这两个字
一眼望去
仿佛是在漫画中
一群人睡着了
发出轻微的鼾声

2024.10.1

五岁的这一天

东森林

我五岁时的记忆是确切的
因为那天大哥去山东当兵
全家和村里人敲锣打鼓
送大哥去火车站
他们将我托付给一位本家奶奶
奶奶的儿媳上午生了儿子
我在门口听见婴儿哭
后来我看见这个儿子
常会想起五岁的这一天

2021.12.28



把鸡给杀活了

张仃

一只鸡染上鸡瘟

半死不活
母亲说趁还没死透
杀了吧
我拿刀准备抹鸡脖子
瘟鸡拼命挣扎脱手
拍打着翅膀
转悠到鸡食槽前啄食吃
它又活了一年多

2023.10

树与人

一丁

美国环保人士约翰.缪尔
山中盘桓数月
写出了《在塞拉的第一个夏天》
书中，他创造一个词语组合：
plant-people，植物-人
他把植物和人并列放置
澳大利亚小说家帕特里克.怀特
直接把他的书名定为《人树》
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
让小说的主人公生活在树上
就有了《树上的男爵》
桓温慨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秦穆公骂蹇叔：尔墓之木拱矣
在香港，许多人选择树葬
去年冬天，我从灰突突的
北京大兴机场起飞
几小时后，飞机飞到吉隆坡机场上空
吉隆坡机场，坐落在一片丛林中
看一眼窗外的绿海，心生欢喜：
我心深深处，终有一只猴

2024.12.19 北京

屁股和脸

沈浩波

治疗肛周脓肿
两个多月了
中间还摘掉了一颗
堵在瘻管口的痔疮
现在进入了恢复期
张医生高兴地对我说
恢复得不错
脸色好多了
刚来的时候
你脸上挂油
气色难看
我说屁股的毛病
跟脸有什么关系？
张医生说
按照我们中医的观点
屁股不好看
脸就不好看
屁股好看了
脸就好看
现在你的屁股
正越来越好看

2025.1.4

帝国大厦

洪君植

到顶楼
鸟瞰纽约城
无数灯火
变成无数
魔鬼的眼睛
才想起
我是乘坐
从地狱升起的电梯
来到这里的

消失术

丹飞

每个人生阶段，都会有人会消失术

小学和初中，一个女生高度近视
从没来得及做护栏的自家阳台，走了出去

一个高中男生
先把一把水果刀.递进前女友的现男友腹部
接着把自己平放在.铁.轨上

一个曾在NA.SA工作的大学男生
后来怎么也联系不上

职场中，女投.资.人把自己安放.在MH37.0上

我们在丛林中愈合

小村

北方的冬天有金属质感，还好雪多
细碎的鸟鸣从一棵树
弹到另一棵上。雾凇
就成了一场最小最小的雪。这个清晨
它们从高处一跃而下
像是为了经过我，为了
在这薄而脆的清晨，唤醒什么
同样的场景一定还会有。原本
你以为已经过去，不经意间
就有什么凭空落下来
.....就在你眼前
你伸出无数手却生生接不住
接下来你继续着沉默更加沉默。不像这些树
它们能把疼喊出来。凸起的，凹陷的
伤疤袒露。它们
明晃晃把疼挂在脸上，以表明自己真的
与时间存在着过节

客气

轩辕轶轲

我只是
你的过客
正如
你也是
我的过客
当我们
擦肩而过时
“呼啦”一声
我以为是
大风
原来是
客气

2025.1.8

蜜蜂之诗

徐辉

一棵开花的苹果树和成片的山黄连
在山坡上逗引着我的脚踝
伴行的是几只嗡嗡嘤嘤的工蜂
正沿着紫外线的索引飞行

明明在同一个花丛
我们的所见却是不一样的
在同一堆花蕊里，却有不同的方向感

但我心里有些痒痒的小东西也在飞
甚至还一度睁开了假想中的复眼
而且也有一只没有发育完整的雌性器官
常常这样恍惚着被叫起
在日光下，跳着圆舞和摆尾舞

当蜂王的巨翅，发出滚石般的声响
交配完成的雄蜂终于交出一次性的触角
也许你会惊讶地发现
人的恍惚感同样来自于太阳，工蜂
和蜂房所构成的一个神秘的三角形

2020



弃巢

陈先发

我观察过林间弃巢。

一个母亲渗着血丝的唾液
凝结起细细枯枝，固定住这座房子
如今一种生活结束了
只剩下灰白粪迹和羽毛——
风，积雪的反光
正扑打、穿透那些墙壁

母亲曾用嘴中的虫子，也用
贫穷和衰老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叮嘱孩子们在已经
空掉的事物中活下去……
而我们，斑鸠、伯劳、白鹇、灰头鹁
以为一种生活早就结束了。
我们浸入，盲目，散落在林间

好我

常遇春

我也是在某个瞬间
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的
不是我在写诗
是诗在写我
不是我写出了好诗
是诗写出了好我

2024.10.31

钟声

牧野

我好像听到了钟声，从教堂的顶楼
传来的钟声。巨大的时钟
将子夜的关节
掰扯得嘎嘎作响
我不知道这座教堂在哪里
不知道这座城市
有没有这样的一座教堂
总之我听到了钟声，听到时间
拖着残缺不全的躯体
在城市的夜空奔跑，我能想象
它的动作已经变形，很快就要散架——

2023.10.2

安德烈和一瓶护肤膏

金重

从海滨旅店出来
他从custodian那里要来一瓶护肤膏
从此他成为一名homeless
——没有家的人
这瓶护肤膏
含有淡淡的苦涩微香
像一种叫不出名字的花
每过几天
他就会到公共洗手间
洗个免费冷水澡
然后把护肤膏涂在脸上和手背上
闭上眼睛回忆
那家旅店的最后的夜晚

有限性

——给项思伟

宋琳

槐花飘落，沁人的幽香散入傍晚，
我们坐在树下听着音乐，等待进晚餐。
这间客栈在安静的街角，有不多的客房，
这把吉他，你背着它走过一些国家，
制造它的琴师迪特·霍普夫曾活在世上。
我们吃小陆哥做的野生菌饺子，
喝他的伙伴用苍山的雪水自酿的啤酒，
赞美着地方风味
和整座云贵高原的慷慨，
谈论着孤独、爱欲和死亡。
我们这些过客，沉醉于迷人而短暂的夏夜。
我们究竟能有什么留给世界？
除了孤独、爱欲和死亡。

作者注：迪特·霍普夫（Dieter Hopf），德国著名制琴师。

痛风博物馆

康良

若干年后
博物馆会细分到
病症领域
每种病都会有
自己的博物馆
在痛风博物馆
你会见到
痛风石巨型化石
痛风过百年的长寿老人照片
痛得想自杀的
用自制土剑
砍掉自己右脚的人

有在一夜之间
一万人以上集体爆发痛风的
边陲小镇
上面派过来的人来慰问时的
喊话喇叭
喇叭里还循环播放着一首歌
他说 风雨中 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 不要问 为什么

薄荷星座号

黎洵

归放好我和我的行李
之后
抬头望到九月
处女座移向太阳
造成日蚀
归放好酱油炒饭、无袖上衣
珠宝
和海王星的焦虑
只需要归放好就行

雨水尘埃侵蚀你的小房屋
从窗外能看见你穿梭在紫苏草
薄荷叶、朝天椒和书页之间
煤油灯在桌子上
你感到将来不用时时望向外面
因为你感受到不存在之物的烟云
因为天空不言自明

夜晚一样的黑暗中
我的行李箱停下
还没有名字的碎片在不断增加
屋外的
今后的日子命运多舛
今后的日子灿烂辉煌

2016.9.1

爱人路过时灯也都亮了

严彬

这套房间也是完美的。

墙壁很厚，只有傍晚一个小孩嚎啕大哭时
你才会感受到隔壁有人；因为一个孩子，
你知道隔壁的房子里装着一个家庭，
怀过孕的妻子；想象一位老妇人也在里面生活，
还在用她陈旧的技艺做饭，也掺了一些新知识。

四周墙壁都是白色的，九十年代的尘埃你看不见，
因为它们已经被粉刷到墙的内部，见证过一些历史，
正在成为化石。

金色的阳光照着朝南房间。
上午九点你坐到那张墨绿色的双人旧沙发上，
冬天很快就会暖和起来，你会在一本书中
那名退役骑士讲的忏悔故事边上睡过去……
有人临终前努力编造最后一个谎言，
周围的人都相信了。多年以后，乡村中有一个新圣人。

那是因信而成的福分——通过一本流行五百年的书籍——
你书架上全部故事中一个偶然被讲述的故事，
我们都获得了它。

因此我愿你在这套旧房间里也能获得安宁。想一想
今年和明年能做些什么。一年四季你会分到光，
即便不出门走到外面，冬日的暖阳也会照着你，温暖你，
让你看到远处市民的炊烟，一扇青砖砌的墙。
墙边有一条水泥路，路上常有车在走，
爱人们路过灯都亮起来了。

2025.1



本期绘画：（日）**Gen Arai 新井元**

不删诗编委会：

无可 徐辉 游金 夏宏 世中人 牧野

郑德宏 衣米妮子 祁国 杨见

统筹、排版：

无可

“不删诗”是一个面向优秀艺术家和大众的诗歌与艺术平台，它倡导：先锋，敞亮，热度，兼容并包。诚挚接受诗歌（原创及译介作品）、先锋短篇小说、诗观等文学争鸣文章，及绘画、摄影作品的来稿。投稿作者投出作品后，请在公号内“发消息”栏留言通知不删君，以便及时回复您的邮件。感谢您的订阅和支持！

投稿邮箱：bushanshi@163.com

不删读诗 40 衣米一 2 李九如 1 束晓静 6 牧野 6

不删读诗 · 目录

上一篇 · 40位诗人的力作：像冷淡的世界露出深藏的小阳具 | 不删读诗39辑 || 不删诗